



# 2024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

执行摘要

2024

# 执行摘要

## 脆弱的韧性掩盖了潜在的风险和脆弱性

2023年, 尽管冲突和气候变化引发的多重冲击对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生活和生计造成严重破坏, 进一步危及可持续发展的进展, 但在全球范围内大幅收紧货币政策和持续存在的政策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世界经济的韧性超出预期。几个大型发达经济体表现出非凡的韧性, 尽管货币政策大幅收紧, 但强劲的劳动力市场支撑消费者支出。与此同时, 由于能源和食品价格下降, 大多数区域的通货膨胀逐渐下降, 使中央银行能够减缓或暂停加息。

然而, 这种弹性的外表掩盖了短期风险和结构脆弱性。许多国家的潜在价格压力仍然很大。中东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可能会扰乱能源市场, 并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新产生通货膨胀压力。随着全球经济为利率大幅上升的滞后效应做好准备, 主要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已表示打算在更长时间内保持较高的利率。借贷成本上升和信贷条件收紧的前景将长期存在, 这对债台高筑但又需要增加投资的世界经济构成了强大的阻力, 而增加投资不仅是为了重振增长, 也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此外, 金融条件紧缩, 加上地缘政治分裂的风险不断增加, 给全球贸易和工业生产带来了越来越大的风险。

在风险和不确定性挥之不去的背景下, 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计将从2023年的2.7%放缓至2024年的2.4%。预计2025年增长率将温和改善至2.7%, 但仍将低于疫情前3.0%的趋势增长率。虽然世界经济在2023年避免了最糟糕的衰退情况, 但长期低增长的阴影依然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脆弱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成长前景依然疲弱, 使全面恢复疫情造成的损失变得更加渺茫。

## 发达经济体进一步放缓

美利坚合众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在过去一年中表现出色, 但预计增长率将从2023年的估计值2.5%降至2024年的1.4%。在强劲的家庭资产负债表以及强劲的劳动力和住房市场的支持下, 强劲的消费支出支持了2023年优于预期的表现。尽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实行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 但2023年第三季度的失业率仅为3.7%。强劲的房价提高并维持了房主的净资产, 发挥了强大的财富效应, 并支撑了高水平的家庭支出。这种情况可能会迅速改变, 特别是如果住房和资产价格下跌并有效减少家庭净资产的话。在家庭储蓄下降、利率高企和劳动力市场逐渐疲软的情况下, 预计2024年消费者支出将减弱, 投资预计将保持低迷。虽然硬着陆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

但美国经济将面临来自劳动力、住房和金融市场恶化的重大下行风险。

在通胀依然高企、利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欧洲的经济前景充满挑战。在欧洲联盟，预计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1.2%，高于2023年的0.5%。预计温和复苏将受到消费者支出回升的推动，因为价格压力缓解，实际工资上升，劳动力市场保持强劲。2024年，金融条件紧缩和财政支持措施撤除的持续和滞后效应将部分抵消这些主要增长动力的积极影响。

尽管采取了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日本的经济增长预计将从2023年的1.7%放缓至2024年的1.2%。通货膨胀率上升可能预示着持续了20多年的通货紧缩趋势的结束。中国和美国(日本的主要贸易伙伴)的增长放缓，预计将在2024年抑制净出口。

在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经济增长超过先前的预测，反映出俄罗斯联邦的增长高于预期，乌克兰在2022年大幅收缩后出现温和反弹，高加索和中亚表现强劲。独联体和格鲁吉亚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额在2023年估计增长3.3%，预计2024年将增长2.3%。预计俄罗斯联邦通胀上升和恢复货币紧缩政策将对该地区2024年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 发展中国家面临不同的近期增长前景

在中国，受国内外不利因素影响，摆脱COVID-19相关封城措施的经济复苏比预期更为缓慢。2023年下半年经济出现转机，全年增长率达5.3%，较2022年的3.0%有所上升。降低政策利率和抵押贷款利率，增加公共部门投资，通过新债券融资，推动了经济增长。尽管消费一直是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消费者信心在2023年仍然不温不火。房地产行业的持续疲软和外部需求的不振，对固定投资、工业生产和出口的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将使2024年的增长率温和降至4.7%。

预计非洲的经济增长仍将疲软，从2023年的平均3.3%增至2024年的3.5%。全球经济放缓、货币和财政状况收紧以及债务可持续性风险高企，仍将拖累本区域的增长前景。正在发生的气候危机和极端天气事件将损害农业产出和旅游业，而地缘政治不稳定将继续对非洲几个次区域，特别是萨赫勒和北非产生不利影响。

东亚经济体预计将出现适度放缓，增长率将从2023年的4.9%降至2024年的4.6%。在大多数经济体，私人消费增长预计将保持坚挺，这得益于通货膨胀压力的缓解和劳动力市场的稳步复苏。虽然服务出口，特别是旅游业的复苏势头强劲，但全球需求放缓可能会抑制商品出口，而商品出口一直是本区域许多国家增长的主要动力。

南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23年估计增长5.3%，预计在2024年将增长5.2%，这是由于印度的强劲扩张，印度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预计2024年印度经济增长率将达到6.2%，略低于2023年的估计增长值6.3%，原因是国内需求强劲，制造业和服务业增长强劲。该区域若干经济体的增长将面临金融和财政状况趋紧、国际收支挑战以及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卷土重来等因素带来的下行压力。

在西亚，预计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2.9%，高于2023年的1.7%。基本粮食进口价格高企继续对通货膨胀造成上行压力，预计通货膨胀将在2024年逐步下降。在土耳其，当局激进地收紧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胀，预计这将对2024年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前景依然充满挑战，预计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将从2023年的2.2%放缓至2024年的1.6%。2023年，在消费和投资保持韧性、资本流入强劲以及外部需求强劲的情况下，增长表现超出预期。虽然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但仍居高不下，结构

性挑战和宏观经济政策挑战依然存在。2024年，金融环境趋紧将削弱国内需求，中国和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将制约出口。

最不发达国家预计2024年将增长5.0%，高于2023年的4.4%，但仍远低于可持续发展目标设定的7.0%的增长目标。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投资将继续受到抑制。初级商品价格波动，特别是金属、石油和棉花价格波动，继续损害增长前景，46个最不发达国家中有38个被列为依赖初级商品的经济体。据估计，外债还本付息额将从2021年的460亿美元增加到2023年的约600亿美元(约占最不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4%)，进一步挤压财政空间，限制政府刺激复苏和增长的能力。

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受益于2023年入境旅游业的强劲反弹，2024年的前景也基本乐观。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预计将从2023年的2.3%提高到2024年的3.1%。然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前景仍然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和石油价格波动日益严重的影响，这直接影响到旅游流量和消费价格。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预计将从2023年的4.4%加速到2024年的4.7%。一些经济体正受益于更强劲的投资，包括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

## 不均衡的劳动力市场复苏

全球劳动力市场自疫情以来迅速反弹，超过2008/09年金融危机后的复苏速度。到2023年，许多经济体的失业率已经低于疫情前的水平，美国 and 几个欧洲经济体的失业率接近历史低点。然而，这种复苏不均衡，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的趋势各不相同。巴西、中国和土耳其的失业率有所下降，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西亚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仍在与高失业率作斗争。在大多数经济体，工资增长未能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反而加剧了生活费用危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继续面临

非正规就业、性别不平等和青年失业率高持续挑战。由于前景较弱，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可能会在2024年恶化，货币紧缩的滞后效应会对就业造成影响。

## 全球通货膨胀正在消退，但食品价格上涨可能加剧粮食不安全和贫困

在经历了两年的飙升后，全球通胀在2023年有所缓解，但仍高于2010-2019年的平均水平。全球总体通胀率从2022年的8.1%(近三十年来的最高值)下降到2023年的估计值5.7%。预计2024年将进一步下降至3.9%，原因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放缓，以及货币紧缩导致需求减弱。发达经济体的通货膨胀明显减速，但受服务部门价格上涨和劳动力市场紧张的影响，核心通货膨胀率仍然较高。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在2023年达到顶峰，预计2024年将进一步放缓。

尽管出现这些令人鼓舞的情况发展，但由于国际价格向当地价格的传导有限、当地货币疲软以及气候相关冲击，食品价格在2023年下半年出现上涨迹象，特别是在非洲、南亚和西亚。

高粮价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粮食不安全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对最贫困家庭的影响尤为严重，因为这些家庭的收入中有很一部分用于食品。2023年，估计有2.38亿人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比上一年增加了2160万人。妇女和儿童尤为脆弱。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趋势也加剧了贫困，使在减贫方面来之不易的一些进展发生逆转。在低收入国家，特别是北非和西亚的低收入国家，贫困率仍远高于疫情前的水平。

随着总体通胀开始消退，全球货币政策立场开始出现分歧。在2023年前10个月，130家央行中有多达28家下调了政策利率。然



而，全球货币政策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限制性的。2023年，因为核心通胀率仍高于目标，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继续加息，尽管速度有所放缓。主要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可能会在更长时间内保持较高的利率，因为名义工资增长率上升表明存在第二轮效应的风险，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会造成新的通胀压力。

## 量化紧缩取代量化宽松

除加息外，主要发达国家央行(日本央行除外)于2022年开始减少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这一过程被称为量化紧缩，并在2023年加快步伐，以减少过剩的流动性。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量化宽松(央行购买金融资产)一直是促进投资和增长、确保金融稳定的关键货币政策工具。在疫情期间，货币当局恢复量化宽松政策以注入流动性及稳定金融市场。许多发展中国家央行在疫情期间首次实施量化宽松。然而，2021年下半年持续的通胀压力要求大多数发达国家央行收缩资产负债表，以减少流动性和抑制通胀压力。

量化紧缩的实施带来了重大挑战，包括金融不稳定风险和财政问题。2022年9月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债券市场压力及2023年3月美国银行业动荡分别迫使英格兰银行及美联储重新思考及调整量化紧缩的实施策略。尽管量化紧缩导致金融环境收紧，但对长期债券收益率的影响不那么明显，因为量化紧缩的实施比量化宽松更为缓慢，量化宽松通常会相对较快地推出以避免金融危机。

## 借贷成本上升将加剧发展中国家债务可持续性的风险

主要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紧缩(包括量化紧缩)将对发展中国家产生重大的溢出效应。虽然在股票价格上升和低波动的情况下，

国际金融条件保持适度宽松，特别是在2023年上半年，但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着借贷成本居高不下、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受限和汇率贬值的问题。2022年3月美联储停止净资产购买后的6个月里，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对美元集体贬值约9%。

借贷成本上升和货币贬值加剧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风险。在疫情后时期，财政收入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萎缩，而偿债负担却持续加重，特别是在以美元或欧元计价的债务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利率不断上升。在发展中经济体需要额外外部融资以刺激投资和增长、应对气候变化相关风险并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时候，这一点尤其令人担忧。

给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减少，进一步加剧了资金短缺。尽管全球官方发展援助流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2022年官方发展援助下降了近8%。2022年官方发展援助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为乌克兰提供了财政支持。进一步减少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将有可能使这些国家近几十年来取得的一些发展成果发生逆转。

## 全球投资趋势仍将疲弱

全球投资增长可能继续低迷。2023年实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估计增长1.9%，低于2022年的3.3%，也远低于2011-2019年期间4.0%的平均增长率。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甚至在疫情之前就经历了投资增长放缓。全球金融危机后采取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以及量化宽松产生的过剩流动性)与增加投资无关。目前借贷成本上升和经济不确定性的环境将进一步拖累投资增长。在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在美国，住宅投资显著减弱。在发展中区域中，非洲、西亚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继续努力应对高借贷成本和阻碍投资增长的其他挑

战。中国的投资前景面临着房地产行业困境的不利因素，尽管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私人投资的不足。相比之下，在政府基建项目及跨国投资的推动下，印度2023年录得强劲的投资表现。

2023年，全球能源领域投资增速快于总投资增速。值得注意的是，自COVID-19疫情以来，清洁能源投资连续第三年增长。然而，这些投资的增长速度还不足以让各国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目标。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缺口仍然很大，特别是在发达经济体和中国之外。与此同时，对化石燃料的投资也在上升，2022年和2023年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

## 国际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正在失去动力

2023年，全球贸易增速明显减弱，估计为0.6%，较2022年的5.7%大幅下滑。预计2024年将恢复至2.4%，仍低于疫情前3.2%的趋势。这一减速归因于商品贸易的暴跌。相比之下，服务贸易，特别是旅游业和运输业继续复苏。消费支出从商品转向服务、货币紧缩、美元坚挺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阻碍了全球贸易。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遭受挫折，发达国家的需求减弱，金融条件限制了贸易融资。从更积极的方面来看，国际旅游业显示出强劲复苏的迹象，特别是在东亚和西亚，预计到2024年将达到疫情前的水平。国际贸易关系中正在出现一种重新调整的趋势，各国寻求在更靠近本国的地方或从更有韧性的来源获得供应链。

## 央行必须在通胀、增长和金融稳定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预计2024年全球央行将继续面临微妙的平衡和艰难的权衡，因为它们将努力控制通胀，恢复增长并确保金融稳定。政策的不确定性，特

别围绕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欧洲中央银行货币紧缩立场的方向和持续时间的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都是巨大的威胁。值得注意的是，货币紧缩，包括正在进行的量化紧缩承诺的全面影响，尚未实现，因为货币传导存在巨大和可变的滞后。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包括日益增加的国际收支问题和债务可持续性风险。

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需要使用广泛的工具，包括资本流动管理、宏观审慎政策和汇率管理，以尽量减少发达经济体货币紧缩的负面溢出效应。预防性和先发制人地部署这些政策可以创造缓冲，增加货币政策反应的灵活性，将增长和就业置于金融稳定之上。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强其技术和体制能力(侧重于及时收集经济和金融数据以及加强监督能力等优先事项)以便为执行政策做好准备。一系列预警指标和国家风险模型可以帮助货币当局发现国内外风险和脆弱性。此外，实施财政政策，包括采取审慎的财政措施和设立主权稳定基金，可以作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屏障。

尽管预计越来越多的央行将在2024年转向货币宽松以支持总需求，但它们的政策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采取的行动。各中央银行需要加强国际货币政策合作或协调，以尽量减少主要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溢出效应，即使这种合作可能极其困难。世界各国货币当局之间有机会改善沟通和信号传递，发达国家中央银行要采取清晰、透明和稳健的沟通战略，反映跨境观点。各国央行还需要加强在监测和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合作，包括识别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金融风险。

## 在利率上升和流动性收紧的情况下，财政空间正在缩小

为应对疫情危机并刺激复苏，各国采取了大胆和及时的财政政策措施。世界各国政府还

依靠财政政策来应对乌克兰战争造成的粮食价格上涨和粮食不安全风险。自2022年第一季度以来利率大幅上升以及流动性状况趋紧对财政平衡产生了不利影响,重新引发了对财政赤字和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财政空间仍然非常有限,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对其中许多国家来说,缺乏财政空间带来了特殊风险,因为这限制了它们投资于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新冲击的能力。2022年,5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用于支付利息的支出超过政府总收入的10%,25个国家超过20%。市场预期主要经济体的利率将在长于先前预期的时间内保持较高水平,导致主权债券收益率进一步上升,给财政平衡增加了压力。从中期来看,增长前景低迷,加上需要增加对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将给政府预算带来压力,并加剧财政脆弱性。

在财政状况不那么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避免弄巧成拙的财政整顿。其中许多经济体将需要增加财政收入,以扩大其财政空间。从短期来看,增加数字技术的使用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避税和逃税。从中期来看,各国政府需要通过更具累进性的所得税、财富税和环境税来增加收入。许多经济体还需要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和补贴的效力,并使社会保障方案更有针对性。

低收入国家以及财政状况脆弱的中等收入国家将需要债务减免和重组措施,以避免破坏性债务危机以及投资疲软、增长缓慢和偿债负担沉重的长期循环。

## 正在为可持续发展部署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日益被视为促进结构变革和支持绿色转型的关键,目前正在恢复和转变。这一转变旨在修复市场失灵,并使创新与更广泛的发展目标保持一致。创新政策也在发生变化,采用了更雄心勃勃、更系统和更具战略性的方法。各国政府正在制定具体

的目标、奖励措施和条件,以促进在社会和环境方面可取的技术。从本质上讲,创新政策表现出更大的方向性。

COVID-19疫情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凸显了国内韧性的的重要性,导致中国、美国及欧盟等国家及地区大举投资于高科技及绿色能源领域。然而,各国的情况各不相同。发达经济体和中国等几个大型发展中经济体正在对研发和目标部门进行前所未有的投资,而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受到财政空间有限和结构性困难的制约,继续难以为产业和创新政策提供资金。这种不断扩大的技术鸿沟可能进一步阻碍发展中国家加强生产能力和更接近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

## 加强多边主义将加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

在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中点,世界仍然容易受到迅速发展的气候危机和不断升级的冲突等破坏性冲击的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突出表明,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强有力的全球合作。联合国仍然站在重振有效多边主义努力的前列。2023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主持下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通过了一项政治宣言,旨在通过一系列行动加快落实《2030年议程》,其中包括推进秘书长发起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刺激计划;弥合科学、技术和创新鸿沟;并增强气候行动的集体雄心。即将于2024年9月举行的未来峰会将为各利益攸关方提供一个平台,讨论必要的改革,以期制定“多边解决办法实现更美好的明天”。

在本报告的背景下,国际社会的一些关键优先事项旨在刺激增长,同时也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其中包括重振多边贸易体系;改革发展筹资和全球金融架构,应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挑战;大规模增加气候融资。



全球贸易的长期放缓，部分反映了一些国家对全球化的好处越来越怀疑，表明需要改革多边贸易体制。由于内部治理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新的外部挑战不断出现，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主持下的多边贸易体制继续面临重大挑战。维持一个基于规则、包容和透明的贸易体制仍然是促进全球贸易和支持可持续发展，包括能源转型的关键。迫切需要进行改革，以确保世贸组织能够解决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加快全球贸易协定的进展，并应对新的挑战，其中包括越来越多地使用贸易限制。

解决国际融资和债务可持续性问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缓解财政制约、减轻债务困扰和增加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融资量的关键。联合国秘书长发起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刺激计划概述了国际金融体系迫切需要的改革，并呼吁每年至少增加5 000亿美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目前，可持续发展筹资方面的进展仍然非常缓慢和分散。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困境，迫切需要开展更有效的国际合作，以重组债务和应对再融资挑战。全球主权债务圆桌会议成立于2023年2月，旨在促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并实现协调，信息共享和透明度。目前正在努力改进

合同条款，以防止和更有效地解决债务困扰和危机。有必要采取更有力和有效的多边举措，明确程序的步骤和时间表，在谈判期间提供债务冻结，并以更好的方式确保不同债权人遵守“待遇可比性”原则。

扩大气候融资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3至关重要，该目标敦促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据估计，到2050年，能源转型技术和基础设施将需要150万亿美元的投资，仅全球能源部门的转型每年就需要5.3万亿美元。然而，气候融资仍远低于2015年《巴黎协定》中规定的将气温升幅限制在高于工业化前水平1.5°C的绿色投资所需的水平。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提供1 000亿美元气候融资，但这一承诺从未完全兑现，2021年的资金总额仅为896亿美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二十八次会议(COP 28)正式通过的损失和损害基金的有效运作，以及扩大与该基金有关的筹资承诺，对于帮助脆弱国家应对气候灾害的影响至关重要。减少化石燃料补贴，加强多边开发银行在气候融资中的作用，以及促进技术转让，对于加强全球气候行动至关重要。



想要查询更多的信息  
[www.un.org/en/desa](http://www.un.org/en/desa)



**联合国**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